

# 本溪湖工人

志

東 遼  
胡溪本

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本 溪 市 溪 湖 区 委 员 会



# 本 溪 湖 工 人

( 专 辑 )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 国 人 民  
政治协商会议

本溪市溪湖区第六届委员会

2007年10月

# 序 言

溪湖区政协主席 陈忠贵

古老神奇的本溪湖；美丽富饶的本溪湖。本溪湖的煤铁资源丰富，开采年代久远。早在明、清时期，这里的煤铁开采就已颇具规模，曾经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煤铁产地。从那时起，就有一大批“煤黑子”在与矿井下恶劣的环境抗争，也在与残酷的封建统治阶级和窑主进行斗争，用滚烫的汗水和顽强的生命，换来乌金滚滚的财富，用生命的光和热，温暖和照亮了人间。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1906年，日本大仓财阀尾随取得日俄战争胜利的日本军队，蹒入本溪湖，肆意疯狂盗挖这里的煤炭，又染指这里丰富的铁矿资源。软弱无能的清政府经过四年数次交涉，才和大仓财阀达成了中日合办本溪湖煤铁有限公司的屈辱协议。由于日本人的蛮横和清朝政府的软弱、退让，本溪湖煤铁有限公司实际已被日本人独霸，本溪湖中心区1.1平方公里成为国中之国的满铁的属地。本溪湖的工人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三重剥削和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本溪湖的工人阶级最具有组织纪律性和斗争性。他们一次次的罢工，沉重地打击了中、日的反动统治阶级和资本家，迫使他们一次次答应工人们维持生活的基本要求。本溪

湖的工人斗争引起了幼年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视，1926年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的《职工运动决议案》将本溪湖煤铁公司列为秘密发动工人斗争、发展党组织的重点地区之一。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吞并中国东北的野心不断膨胀，民族危亡日益严重。1927年8月23日，爆发了本溪湖工人的大罢工。日本守备队荷枪实弹开进工厂进行武力镇压，本溪湖工人拿起铁锹、镐把，高喊着把小鬼子赶出中国，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口号，与鬼子兵进行殊死搏斗，仅据日本当局承认，就有二十四名工人被杀害，73人被打伤，306名工人被逮捕，数千名工人被监视。血案震惊全中国，震惊了世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本溪湖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战略物资基地。大仓财阀变本加厉对中国工人进行剥削，大力扩大生产，支持侵略战争，把本溪湖变成了一个人间地狱，本溪湖的工人过着奴隶一样的生活。日寇还把在抗日战场上俘获的中国军民押到矿山，用电网、铁丝网囚禁起来，强迫他们进行繁重的采矿、采煤劳动，称之为“特殊工人”。危险重重的劳动环境，恶劣的生活条件和惨无人道的拷打折磨，整个本溪湖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东方“奥斯维辛”集中营，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填满矿工遗骸的“万人坑”，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浸透了本溪湖矿工的血泪。1941年4月26日是本溪湖人刻骨铭心的日子，柳塘煤矿爆发了世界采煤史上最大的矿难，1500余名矿工葬身火海。

日寇的血腥残暴统治并未动摇本溪湖工人的坚强斗争意志，他们消极怠工、捣毁设备，制造事故，破坏生产，砍断电网，杀死矿警，逃出矿山，参加抗联……

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本溪湖工人斗争的组织领导。组成了“中共本溪湖特支”，在法西斯的恐怖统治下组织工人秘密斗争。虽然在很短时间内就被敌人残酷破坏了，但中国共产党对本溪湖的工人运动一直高度关注，共产党员一直是工人斗争的核心力量。

在“八一五”日寇宣布投降后，本溪湖的“特殊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夺取日伪警察手中的武器，成立护矿大队，派人迎接八路军进驻本溪。这支由2800多名煤矿工人组建的部队在“三保本溪”的战斗，在解放全中国的战斗中屡立奇功，把红旗插上五指山。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又挥师北上，和朝鲜人民共同抗击美国强盗，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本溪湖的工人面对新生政权的诞生，焕发了主人翁的极大热情，在恢复生产、支援前线、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无私奉献，曾派出近万名工程技术人员和领导骨干奔赴全国各地，调出大量机械、设备支援全国十二个钢铁、煤炭基地建设。在越南抗美斗争中，支援越南太原钢铁厂的建设，展现了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本溪湖的工人阶级是中国钢铁、煤炭工业的脊梁。

如今，本溪湖的煤炭工业已经衰落了，留下了那些在奉献年代的父老和大量的下岗失业矿工，他们在默默承担改

革的巨大成本，又在进行新的创业。本溪的钢铁工业发展起来了，本钢已经成为我国的一个钢铁精品板材基地。破旧的本溪湖经过三年的治沉和棚户区改造，凤凰涅槃般地奇迹重生，一个美丽的溪湖新区屹立在世人面前。

本书通过大量调查、走访那些年近古稀的老工人、老干部，查阅考证大量档案和历史资料，追记、回忆本溪湖工人那段铭垂史册的辉煌斗争历史，告诉我们的后人，本溪湖的工人阶级是中国最早诞生的工人阶级队伍；本溪湖的工人阶级受压迫和剥削的苦难最深重；本溪湖的工人阶级革命性、斗争性最坚决；本溪湖工人斗争的成就最辉煌；本溪湖工人阶级对祖国的工业化贡献最大。本溪湖的工人阶级是中国工人阶级最优秀的队伍之一，本溪湖的工人运动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朵奇葩。

本溪湖工人阶级永远前进！

2007年10月

---

# 第一章

## 历史的探寻



## 早期本溪湖地区煤铁开采与劳工的产生

### 一、本溪湖地区区划沿革

溪湖区是本溪市前身，建国前（1950年）本溪湖一直都是本溪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所在地。本溪历史上的主要事件几乎都发生在本溪湖地区。

本溪湖历史悠久，太子河（古称衍水、大梁河、梁水）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东北地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根据本溪县庙后山发掘的古人类遗址考察，早在40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夏、商时期，本溪湖属青州、营州管辖。西周时期属幽州，满族先民肃慎的势力也曾一度发展到本溪湖地区。战国后期，燕将秦开西逐箕氏朝鲜的势力，取地两千余里，“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推胡”。（《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86页）。是时，属燕国辽东郡襄平县。两汉时期，属辽东郡襄平县。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国内王朝更迭和民族纷争，先属魏晋之幽州（平州）辽东郡（国）襄平县，继属前燕、后燕、北燕、北魏，后为高句丽民族政权政辖。公元668年（唐高宗总章元年），唐灭高句丽，收复辽东故地，置安东都护府，属河北道安东都护府辽阳都督府管辖。

辽代，本溪先属东平郡，继属东京道辽阳府。金代废

道置路，本溪湖属东京路辽阳府。元代实行省制度，本溪湖属辽阳行省辽阳路。明王朝建立后，在辽东边陲设都司、卫、所，本溪湖属辽东都指挥使司东宁卫管辖。清初，本溪湖属辽阳府（奉天府）辽阳县（州）管辖。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盛京将军赵尔巽以辽阳州本溪湖地区“万山重叠，路径分歧，为盗渊蔽”，奏请清廷设立本溪县。

1906年经吏部核准，将本溪湖及周围地区分别从辽阳州划辽阳东境一百余里的数十界（村）、兴京厅（今新宾县）府西南的碱厂，清河城、李麻子沟等23界，凤凰厅划出（今凤城市）东北隅的赛马集十余界合并而成。正式设置本溪县，始属东边道后隶奉天省。1914年（民国三年）属东边道，1928年（民国十七年）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后，改奉天省为辽宁省，本溪湖仍属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翌年3月，“满洲国”建立，本溪湖隶属奉天省。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伪满政权将本溪湖街、宫原一带从本溪县划出，设置本溪湖市，隶属奉天省，至此，市、区雏型方始形成。

## 二、本溪湖地区地质构造概要

本溪矿产资源丰富。市、区方圆几十公里内的群山，沉睡着种类繁多的矿藏资源。已探明金属矿产资源有铁、煤、铅、铜、锌、锡、镍、钼、钴、金、银等金属和石灰石、粘土、硅石、石棉、大理石、滑石、石墨等原料，在本溪湖地区有较大的储量。本溪湖铁矿矿床类型以鞍山群铁矿体为主，间有少量矽卡岩型铁矿和热液型铁矿体基矿体规模大，埋藏较浅，含铁层比较稳定，矿体多呈层状，适于露天开采。而且储量多、质量优、杂质少、磁性率高，可选性好而享有盛名。本溪煤矿区煤田分布在太子河

流域。煤田地质构造处于华北陆台东北部。新华夏第二隆起带和本溪至桓仁凹陷的复合部位。首先开发的是本溪煤田。它是由东西向不对称向斜构造，北翼倾斜平缓，倾斜角一般 20 度左右，埋藏较浅，容易开采。它以低磷、硫、粘结性强的优质焦煤闻名于世。

### 三、本溪湖地区煤、铁开采简述

本溪湖采煤和冶铁业历史悠久。早在 2000 多年前的汉代，在本溪的一些村落人群的遗灶就有燃煤之灰迹。本溪考古出土的大量铁制兵器和工具，足以证明本溪湖地区使用煤、铁历史之久远。辽、金时期，本溪湖冶铁业继续发展。据《辽史》记载辽太宗耶律德光时期（927—949 年）“梁水之地……地衍土沃，有木铁盐鱼之利”。这里所说的“梁水”就是今天的太子河。《辽史·地理志》“东平县、东汉襄平县地，产铁，拨户三百采炼，随征赋输。”可见远在 1000 多年前，在太子河流域居住的本溪人已经掌握了原始的炼铁技术，并能制造铁制工具。到了明代，本溪湖不仅有人开始开采浅部煤层，而且已经成为辽东重要的产铁地区。当时辽东的 25 个卫，至少有 3 个卫的 5 个铁场设在本溪境内，在威宁城（今威宁营）设有“铁场百产所”、平顶山（本溪市內）、连州峪（本溪县山城子一带）、阴湖屯（溪湖区）、窑子峪（本溪县偏岭一带）各设一处铁场。据 1537 年（明嘉靖十二年）统计，这 5 处铁场的年产铁总量达 49,745 斤，所占当时辽东地区产铁总量的七分之一。清朝初年，由于战争，本溪的采煤冶铁业一度受到影响。1653 年（清顺治 9 年），清廷颁行《辽东招民开垦则例》，大量冀、鲁流民涌入东北，开垦荒地，从事采矿和工商业，使本溪的采煤、冶铁业又见复苏。1735 年（清雍正三年），山西人杨春海等获得清廷的“龙章特许”，

在柳塘等处采煤炼铁，在火连寨开办铁货市场。乾隆年间（1736—1795年），本溪采煤业已具相当规模，境内有23座煤窑同时开采。同治年间（1862—1874年），除本溪湖之外，在田师傅、小市等地均建有铁场，生产军械、农具和日用家具等，产品不仅销往东北各地，而且出口朝鲜，本溪一时成为东北南部地区采煤、冶铁业中心之一。采煤、冶铁业的发展又促进了本溪地区农业、工商业和水上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据史料记载，1835年（清道光十五年），本溪地区的制铁、造酒、制陶、典当等业户已达48家。本溪湖、碱厂、草河城、草河口等地逐步形成一定规模的集镇，成为工业品、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成为当时辽东地区的运输中心之一。

近代之后，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入侵，使本溪原始的采煤业和冶铁业受到严重冲击，加上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破坏，本溪民族采煤、冶铁业开始衰落，日渐萧条。

#### 四、明、清时期本溪湖地区煤铁业发展情况探析

明代，本溪湖地区是辽东的重要产铁区。明王朝为了加强辽东边防和发展农业生产，在所设辽东都指挥使司所辖25个卫中，每卫都设铁场，派士兵从事冶铁生产，制造兵器和犁具等。据《明实录》，永乐九年（1411年）五月载：“工部右侍郎刘仲谦言：“辽东都司三万卫地临边境，制造兵器用铁数多，卒难应办，宜依定辽左卫例设置铁场，定拨畸零军一百十二名，以其半炒铁备用，半屯田以给。从之”（《明太宗实录》卷七十六）、一个卫守军112名，用其半即56人进行冶铁。到嘉靖十六年（1537年），三万卫炼铁军已增加到118人（《辽东志》卷五“兵食”）威宁营铁场年产铁达10035斤之多。三万卫是成造

兵器“重要场所”。（《明太宗实录》卷七十六）。此后定辽后卫在平顶山（今本溪市内平顶山）和连州峪（今本溪县山城子磨石峪和柜子石一带）各设一个铁场，嘉靖十六年产铁 22,091 斤。东宁卫在阴湖屯（今本溪市溪湖区）和窑子峪（今本溪县偏岭窑子峪）各设一个铁场。嘉靖十六年时，年产铁 17619 斤。上述三个卫的五个铁场，在明中叶嘉靖十六年时，年产铁计 49,745 斤，约占当时辽东产铁总数的七分之一。除冶炼生铁外，还能冶炼熟铁和钢。“生铁之炼凡三时而成，熟铁由生铁五、六而成，钢铁由熟铁九炼而成”。（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十六，工部铁厂）冶铁是终端工业，在冶铁的上游，有采煤、炼焦等庞大的前期生产。那些从事又苦、又险的采煤、炼焦的劳动者多是失地农民，是一个苦难的劳动者阶层。这不仅说明辽东冶铁技术、生产水平已经很发达，而且劳动者众多。在明永乐年间，本溪湖地区的制铁业基本是官办的，它严格地控制在辽东指挥使司手中。因为辽东都司需要铸造各种武器，以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据载，当时辽阳地区兵器手工业也很发达，制造顿项盔 650 顶，占整个辽东地区生产的几乎  $1/5$ ，制造甲 540 副，占整个辽东地区生产的  $1/6$ ，生产腰刀 800 把，占整个辽东地区生产的几乎  $1/4$ ，生产箭 21600 支，占整个辽东地区生产的几乎  $1/5$ ，同时还能生产一些当时较为优良的武器，如士兵用的“铜大将军”、“铜二将军”、“铜三将军”、“铜碗口銃”、“铜佛郎机”、“铁佛郎机”“神枪、快枪”等武器（《全辽志》卷二 62-67 页）可见当时铁、铜、铸造技术已达到相当水平。其次，明朝在辽东推行承包制，如果没有犁头和镰刀等工具，就不能生产必要的粮食。其工场的性质和特点具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它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工场所需经费与支付都是由朝廷支付，工人大多来自士兵，产品不参加市场交换，而是由朝廷直接供应全国和军队。

第二，已具有雇佣劳动的性质。这些铁工场集中一批出卖劳动力的人，在炼铁过程中，“煽者、看者、上矿者、取钩（矿）者、炼铁者而各有其任，昼夜轮番，约四五十人，若取炭之夫、造炭之夫又不止是”。（嘉靖《徽州府志》卷七）像这种从农业分离到手工业中的劳动力日益增多和各个手工业部门分工日益细密的情况，已标志着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加强。同时工场内部的阶级关系是劳动力买卖性质，产品虽然不作为商品投放市场，但它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商品属性，并在某种程度上受价值规律支配。因此，这些工场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

同时，在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由山海关、河北等地一些回民骆驼队经常到溪湖火连寨一带经商，贩运布匹、糖茶等，返回时在火连寨装焦砬运回关内及河北一带冶铁，长期往返贩卖货物，购置焦砬都需要时间，饮食也十分不便，为了给来往回民住宿提供方便，当时有戴、何两姓穆斯林在火连寨经营饮食店、旅店，同时还经营焦砬作坊，利用溪湖的煤炭资源，发展手工业。相继随骆驼队来火连寨投亲靠友或作工的回族人日聚月众，在火连寨定居、繁衍，形成了“回回营子”。随着溪湖的采煤业、冶炼业、制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商业的发展人口猛增，回民逐渐迁住在河西一带原因是为了方便交通，在溪湖河上修一座简陋的石头桥，以桥为界，回族人住河西，汉族人大部分住河东，从事煤炭生产和冶炼工业，以及商饮等活动。

这说明，在明朝中叶，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劳动力，大都从事手工业，如铁匠、窑匠、石匠、炭匠、铸匠等外，还存在具有一定规模的劳动力交易市场，这就出现了雇工。可以说，随着炼铁、炼焦、制造犁具及布匹、糖、茶的等商品交易的发展，促进了溪湖工商业城镇的兴起。

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了在明朝中晚期，在中国北方，在本溪湖地区，存在着许多煤矿、炼铁场，有一大批专门从事采煤、烧炭、冶铁的劳动者阶层。他们完全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这与当时苏州的纺织工人，石塘镇的造纸工人，景德镇的制陶工人一样是中国最早的雇佣劳动者阶层。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天命三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讨伐明朝后，立即率领队伍离开兴京，向抚顺方面挺进，第二天抵达抚顺城下，驻守抚顺的明军游击李永芳打开城门，向后金军投降。后又一连攻下了许多 堡垒。进军鸭绿关（今抚顺县马圈子金斗峪），包围清河城（本溪县东北）。经激烈战斗，清河城被攻破，明军守城参将邹储贤和他手下的一万多名战士全部战死。打开了后金通向明军辽沈的通道。同时也打通通向本溪资源的通道，史载：“清河即失，全辽震动”。至此，后金基本控制本溪湖的煤、铁资源，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后金天命四年）三月，明军与后金军在抚顺以东浑河南岸的萨尔浒展开激战，经过五天多的激烈战斗，以后金军胜利，明军失败告终。努尔哈赤乘胜灭了叶赫部，控制了除沈阳、辽阳等少数城市以外的东北大部分地方。明嘉宗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天命六年）三月，后金军攻占了沈阳、辽阳、完全控制了本溪市地区铁、煤等战略储备，为夺取明政权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使本溪湖地区的炼

铁、采煤等有了长足的发展。其依据是：

女真族在经济上一向与汉族、蒙古族和朝鲜族有密切的联系，他们经常以貂皮、牲畜、药材换取铁制农具、刀、剑、箭镞等武器、缝纫用针以及其他各种手工业品。定居赫图阿拉后，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英宗天顺八年（1464年）明朝政府除开放原有的广宁、开原两马市外，又先后开抚顺、清河、宽甸、媛阳等处马市，与女真建州部进行贸易往来。使建州部女真的社会生产力有了显著的发展。在他们居住的费阿拉（旧都老城）和赫图阿拉等地区“土地肥沃，禾谷甚茂，旱田清种，无不有之”。女真人社会经济的飞跃发展与铁器的使用和制造是分不开的，女真人最初使用的铁镞和农具主要是从明朝和朝鲜输入，而且往往因明朝不供给其农具而发生对明的辽东地区的侵扰，成化年间，陈钺要陷害马文升，就曾怂恿内监汪真奏云：“女真建州夷人之屡寇边也，皆文升不与农器贸易故也。”（《殊域周咨录》卷24）由此亦可看出农具的输入对女真族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在成化年间，女真人自身铁制手工业技术已有一定的发展，他们不仅较广泛地应用铁，亦能制造各种铁器。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十二月朝鲜洪贵达请严铁禁时说：“野人之地本无铁，以骨为箭镞，今所虏野人之矢，铁镞居半，（《朝鲜实录》）成宗5年（12月壬午）翌年二月，李克培也说：“往时野人屈木为镮，削鹿角为镞，今闻镮镞皆用铁（《朝鲜实录》成宗6年2月庚辰）。而且“箭镞皆大明铁制造。”（《朝鲜实录》世祖14年丁巳）。及至万历年间，女真人已能开采铸炼。《满州实录》卷三巳亥年。（万历27年）三月载“始炒铁，开金银矿，”李民寯《建州见闻录》“银铁草木皆有其工，而惟铁匠极巧。”可见金属制造技术已相当进

步。由于军事上的需要，军器制造业发展很快，天聪五年命汉人铸工王天祖、窦守位，铁匠刘继平等制造红毛大将军炮。天命七年毛文龙部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降金带来明朝新制葡萄牙炮，皇太极喜，与孔、耿两降将行抱见礼（最亲近的礼节），女真军事工业得汉人之助，很快赶上明朝。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到明正统时期，建州女真地区已是“农人与牛，布散于野”。他们使用由汉族地区输入的铎、锄的生产工具，利用“风炉”进行再加工、制造兵器，以进行战略储备。

其二，建州女真的贵族经常掠夺汉人和朝鲜人为奴隶。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大举侵明，烧毁抚顺城，人畜物资全部席卷而去（《光海君日记》）卷一二七，光海君十年戊午条（《明代满蒙史料》第十三期第380页）。

而在1621年进入辽、沈之后，努尔哈赤下令代丁授田“将海州、辽阳一带明朝官司史遗弃的土地三十万日（一日六亩，计一百八十万亩），授给满人和汉人耕种，每男丁授田六日，其中五日种粮，一日种棉，用古人砌井遗制，现定三丁耕官田一日，每二十丁抽一人当兵、一人服役，在计丁授田制下，使满人和汉人各自收获。但需向朝廷纳税服役”。（金梁《满洲志档案秘录》上编23页）。女真族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战争俘虏大批汉人以及许多朝鲜族人，或因贫困而逃入其地区的人，但更重要是女真人本身有着借助外因而发展起来的内在条件，女真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以及其反过来作用于辽东发达的封建经济地区，使之形成极为复杂的各种经济形态交错，作用和斗争的局面，随着这种矛盾和斗争出现，一个新的经济统一和